

拾卜卜柴往事

□ 樊启俊

确因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致使由我讲述的“历史评书”把小伙伴们都吸引住了。他们先是在上学和下学的道路上缠着要我讲述,接着又在拾卜卜柴的过程中硬逼着我继续讲述。每当我把精彩的历史故事讲到“紧要三关”时,也像经典名著记述那样,突然来个“且听下回分解”。这六个字的评书章回交替结束语,小伙伴们最不愿意甚至最害怕听到,为此,他们向我大献殷勤,硬把我按坐在农田的地埂上,让我只管“摇唇鼓舌”,他们却边听边不停歇地刨卜卜柴。其间,他们还惟恐我讲话多了,会引起口干舌燥,于是便又争先恐后地前去附近蔬菜田地刨来几小捆萝卜,从中特意挑选出几个又长又粗又鲜嫩的塞给我,让我边吃边讲边解渴。每天每到收工回家时,他们把早已整理成捆的卜卜柴分给我两大捆,然后挑柴相谐上路。当行走在大路上时,他们还都要追问我相关“评书”中历史精彩故事的结局究竟怎么样了?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赵云打败曹操的军队了吗?《西游记》里的唐僧被他的大徒弟孙悟空从黄袍怪洞里救出来了没有?

我记得在读《三字经》时,开篇前两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其言简意明,一目了然,指的就是人在童年时代,天性纯真、善良、无私、乐于助人和对新鲜事物、历史知识的好奇喜爱,从我的小伙伴们的上述言语行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不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吗?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千,真诚希望时光能够倒转,让我与小伙伴们的童年时代的经历再慢慢悠悠地重复一遍或是几遍,以便让我们再酣畅淋漓地享受一番或是几番童年的乐趣!

共和国前进的车轮稳健快速,随着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的全面实行,家乡的人民逐步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那36家机械专业户,他们驾驶着一辆又一辆大型运输车从外地煤矿选购拉运回油黑发亮的优质煤炭,成立煤炭销售部,大搞买卖交易,这不但促使他们自身率先成为村里的首批“万元户”,还为家乡干部村民破解了“煤炭奇缺”的历史难题。由于每年春天煤炭价格便宜,所以家乡大多数人家早早地就把当年以至今后几年所需要的煤炭选购充足了。我们家也把曾经堆放卜卜柴垛的地方,建起非常宽敞的煤炭大库房。从此,家乡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的刨卜卜柴的历史宣告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多数干部村民每年秋收后,总要相谐前往一望无际的田野间,全都聚集站立在宽阔平坦的新开机耕路旁边,饶有兴趣地观看那些机械专业户驾驶着拖拉机来往驰骋,将一片又一片的卜卜柴深耕在肥田之下。那震耳欲聋的隆隆机声,好似在演奏一曲美妙动听的“发展中的新农村”之歌。这被旋耕犁旋起来的一块又一块的黄黑色沃土,确像大海里翻卷起的一朵又一朵的美丽的浪花。

近几年来,我以汾阳市贾家庄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身份,多次深入到全镇各中、小学校里,参加所举办的各种科技、家庭、德育教育活动。其间,我曾向广大学生宣讲了“童年拾卜卜柴的故事”,旨在教育他们一定要学习前辈们的勤劳好学、团结互助精神,一定要让他们懂得今天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广大农村的巨变、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都是由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从而坚定孩子们从小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决心。

今后,我还要把“刨卜卜柴的故事”一直向青少年们讲述下去……

前些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聊起了给她八十多岁的父亲买了一身衣服,因为快过年了。真羡慕她!我的父母都已经离世多年了,而且都是七十多岁就走了。想当年,我对父母在吃喝方面照顾的比较多。这与自己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有关,更主要的还是以为来日方长。

记得当年父亲突发疾病,大哥带父亲去县医院检查,我当时陪同照应。只记得做心电图的时候,给父亲手腕和小腿上夹夹子挽起裤脚时,映入眼帘的是父亲穿的秋裤上的松紧带失去弹性,而且裤沿边还起了毛,破旧的没有样子了。当时心里既心酸,又羞愧。当天的检查结果很不好,医生告诉我们父亲的肺癌已经晚期并扩散到了大脑。做手术也不管用,并断言父亲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除了心疼难过还有深深的无力,联想到父亲种种过往,想起前些日子父亲反复念叨腿上绵软没劲儿。因为我们村属于真正的山庄窝铺,基本上都是一出大门就是上坡下坡路。以父亲勤劳歇不下来的性子,日常的挑水送粪担柴来来回回出入,而腿却不争气,该是多么得着急与不甘啊!我们还安慰他那是年纪大了,腿没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劝他多休息。

父亲身体一直非常好,记忆中连个头疼脑热都很少见。原来父亲是疾病发作导致气力不足,从而腿脚发软使不上劲。想来疾病早已潜伏在他的体内,但他硬生生扛着,直至癌细胞压迫到脑神经,使他动作受限制走路都摇摇晃晃控制不住方向,甚至晕倒在路旁。想起来都后怕,因为村子里的道路多数在沟沿边,如果不巧在沟沿边上晕倒,掉到沟里也是有可能的事情。果然应了医生的话,父亲从医院回家一个月后就去世了。期间,我拼命的给父亲买好吃的买好衣服。可惜父亲已经食欲不好,大多数时间卧床养病。除了内衣可以穿穿,外衣基本用不上。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悲伤难抑。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非常勤劳,记忆中除了晚上睡觉,父亲一般是不上炕休息的。天麻麻亮即起床,先掏炉灶灰,再扫院子、喂牲口,然后再到村下面沟里的水井里挑水,直到把水缸倒满为止,少则两三次,多则四五次,这要根据前一天的用水情况而定,如果前一天洗衣服、做腌菜、做土粉条合愣子(用土豆加工而成)等费水的营生,那水要一瓢一瓢地从水缸里舀出来节省着用掉。毕竟是下力气从沟里挑回来的,不能像今天的我们那样子随心所欲地用水。

这些程序完成后,天也大亮了,父亲该到田地里开启他的重头戏了:洒底肥(草木灰、粪肥)一翻地一播种(撒种或点种)一锄草一施肥(几次)锄草一收割一挑回家一分类处理(晾晒、手工脱粒)一归仓。从春到秋冬,岁月更替,周而复始,一如既往地认真对待。农村人家

一天两顿饭,上午十一点左右或回家吃早饭或送田地吃,晚饭在天擦黑收工回家后再吃。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真实写照。

父亲常言: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认识父亲的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勤恳,然后是耿直、热心善良。他比别人跑地里勤快,锄草的次数也比别人多,他从不张家进李家出,所有的时间都在田地里忙活,收成当然也就好点。将近七十岁时,他还把别人不要的荒地、田畔地垅开垦出来洒下种子,因为舍不得投入化肥,粪肥也不够,所以收获并不多,但他乐在其中,谁劝都不听。

因为父亲的勤劳,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以来,我们家就各种粮食充足,父母经常接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我们从小就比村里的孩子早认识芝麻、棉花等这些村里人从来不种的作物。特别是芝麻,每年能收不少,足够亲戚朋友们用了。种棉花的目的是父亲想让我们认识一下棉被棉衣里面用的棉花是怎么来的,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我们这儿不适合棉花生长吧,从小就没见人们种植过,那成熟后小小的棉桃却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缝,让我们得以窥见外面广阔的天地一角。

雨天,在我的心里是安宁与幸福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样父亲才会在炕上坐卧休息,与我们拉拉家长里短,讲讲他的过往故事。遇到连阴天父亲就会担心庄稼生长受到影响。让父亲袖手休息是很难的,他往往会趁机编织扫把,捆扎洗锅刷,修补农具等等,我反正就很少见父亲闲着。

父亲养病的一个月里,腿脚肿胀得特别严重,连地都难下,但他每天还要数次蹒跚挪出门去深情地遥望着田野,嘴里嘟嘟囔囔着希望身体能快点好起来,以便他可以继续下地干活。可惜老天爷不垂青,还是残忍的收回了他这唯一的念想!

父亲是农历八月十七,中秋节后的第二天去的。庄稼还不到收获的时候,坝子地里的豆角还可以摘来吃,我们姐妹们去地里摘豆角,发现父亲才病了几个月,玉米地里就杂草铺满,不由悲从中来。原来父亲早就体力不支,力不从心,儿女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忙碌,等父亲实在支撑不住晕倒路旁时,大哥才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但为时已晚。

父亲明明在前一个月还到我家给我送桃子,那时间桃子还很青,口感当然不好,我还怨他就不能再等几天摘吗?也许他知道自己等不了,所以才硬撑着病体用自己的方式最后再关怀一下子女。父亲去世后,我才想起这件事,才发觉出异常来。

这就是我的父亲,勤劳耿直,怕麻烦人。临终前还念叨着: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还尽麻烦你们给我花钱了!这就是父亲深入骨子里的秉性!

永远怀念我的父亲!

怀念父亲

□ 乔达爱

